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前言

让人心痛的记忆 青春是女人的荣耀，也是女人的天敌。荣耀带来喜悦，天敌则使她们恐惧。幸有生命中的情人，“他说他爱她将一直到死”。于是女人保持着荣耀，在一场深刻的爱情里，她抵抗着来自衰老和死亡的恐惧。在自冷自喜中，她渐渐地走近自己。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，她们就揽镜自鉴，从清晰的容颜开始，她们一点点地认识自己，熟悉自己。等她们老了，是的，衰老正一步步逼近，关于爱的记忆，关于情人的丝丝入扣的细密感受，像明澈的光辉照耀着她们。他的深情注视，穿越了悠长的时空隧道，悄然莅临，如此的难舍难弃。在这种至死不渝的精神联系中，女人才真正地掌握了自己。

杜拉斯说，“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”，那些嵌在时间链条上的过去是不存在的。它们漆黑一片，沉没了，生命在遗忘中慢慢消融。可那些曾有过的极致体验，以及和体验相关的绝对形象，被刻在生命的横截面上，是漆黑历史中的紫色闪电，眩目而美丽。这些绝对形象正精灵般游走在《情人》一书里。

“渡船初遇”和“房间幽会”这两个形象在小说里不断出现，像银幕上的镜头闪回，其实记忆就是滑动的胶片，一些定格在生命中的画面，一定和我们的思想，情感，灵魂有着深刻的联系，这就是杜拉斯才有的精湛的心灵写实。女性记忆就这样依附在一个个场景，细节和画面里，树影一样地游移不定，但它驮着女人的柔情，执拗，在生命的苍茫时刻赐予我们温暖和力量。装束怪异的小女人上了那部黑色小汽车，从此开始遭遇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。这是所有女性记忆的里程碑。它是生命的瞬间，但以后的一切早已宿命地，提前涌进了这一瞬间。

小小的白种女人迷恋着情人的身体，迷恋它黄金一样的光辉。他是瘦弱的，但有着强大的力量，他给了他肉欲的极乐感觉，一种致命的飞翔。她占有着她的情人，她无可救药地沉醉于纯粹的青春欢乐之中，她说她的情人帮助她完成了年轻躯体的全部使命。为此，杜拉斯写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读本，女人成为爱的主体，她在创造，同时她享受着她的创造，她要为如此浓烈的，富有质感的爱去违抗母亲，违抗校规，违抗整个世界。男人把她看成孩子，他和她的孩子做爱，这是不可饶恕，令人窒息的。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痛苦，他陷入了一场糟透的爱情之中。

肉欲之爱和情感之爱冲突着，撞击着。小小的白种女人贪婪地从情人里吸取欢乐，以此来逃避她窘迫，冷酷，险恶的家庭生活，她的母亲和两个游手好闲的哥哥，尽管她爱他们，但这种爱无力又无助，这样的時候，她就躲进那个堤岸的房间，“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房间里不断扩大，时时都在形成之中，向着死延伸而去。”可见，《情人》并没有走言情小说关于金钱，门第，相爱却不能相守等等矛盾纠葛的老套路，而个人性的内在体验被强调和渲染，在一种巅峰状态下，去探求有关爱，自由和死亡的终极意义。很法国味的生命哲学，但杜拉斯是离经叛道的，她的坦诚，她的才华，使得她的灵魂赤裸，让所有时间的痕迹绽放出光芒。

……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内容概要

一位越南出生、家境贫寒的法国女孩遇见了一位华侨巨贾之子，双双坠入爱河，演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极端爱情。

然而这爱情却遭到各方面的阻挠。

女孩所在的中学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把她从学校赶出去。

女孩的寡母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因对方是中国人而心存芥蒂，而中国情人的父亲更因对方是洋人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不予因允，甚至以死相逼.....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书籍目录

夏日夜晚十点半安德马斯先生的午后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章节摘录

这便是大河。

这便是湄公河上的渡轮。

几本书上都提到过的渡轮。

大河景象。

渡轮上有当地人乘坐的大客车，一辆辆黑色的莱昂波雷大轿车，正在观景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们。

渡轮启动。

船开动后，女孩从大客车上下来。

她观望河水。

她还看了看坐在黑色的大轿车里服饰高雅的中国人。

女孩化了妆，衣着仍如另几本书里提到的那个少女：象牙色本地绸连衣裙，黑色宽饰带香木色软毡平边“童稚”牙色本地绸连衣裙，黑色宽饰带香木色软毡平边“童稚”帽，脚上还是那双镶有人造宝石花的金线黑舞鞋，这双鞋已破旧不堪，鞋跟全磨歪了。

从黑色的老式轿车里下来一个男人，另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中国人，不是上本书中说的那个。

他与那本书里的那个男人略有不同：他略微强壮些，不像他那么腼腆，胆子大些，更英俊，更健康。

他比那本书上写的那个男人更“上镜头”。

因此，在女孩面前也不那么胆怯。

她却仍是那本书上的她，娇小、瘦削、放肆，对她，你难以抓住感觉，难以说出她是怎样一个人，细看之下并不那么美，贫穷，贫寒人家的女儿，穷人的后裔，祖上是庄户，鞋匠。

她不论在哪个学校法语总考第一，却讨厌法国，对出生地和童年怀有无法平息的眷恋，见到带血的西餐牛排却恶心得想吐，喜欢文弱的男子，长得从没见过过的性感。

疯一般地喜欢读书，喜欢观察，蛮横无礼，放任不羁。

他是个中国人。

一个高个子中国人。

有中国北方人白皙的皮肤。

他风度翩翩，温文尔雅，穿一套米灰色绸西服，一双西贡的青年银行家们穿的红棕色英国皮鞋。

他望着她。

他们四目相视，相对一笑。

他走上前来。

他抽一支三五烟。

她很年轻，当他给她敬烟时，他的手因为胆怯有些哆嗦，但几乎看不出来。

“您抽烟吗？”女孩打手势表示不抽。

“请原谅……在这里遇上您真是太意外了……您不知道……”女孩没搭理。

她没笑。

她使劲儿望着他。

这种目光用得上“凶狠”二字加以形容。

不逊。

按母亲的说法是肆无忌惮：“不能像这样看别人。”

“她好像没听到他说些什么。”

她望着他的衣服、轿车，他身上散发出欧洲花露水的芳香。

淡淡地还能闻到鸦片和丝绸的味道，柞丝绸、丝绸上和皮肤上的龙涎香气息。

她看着这一切，司机，轿车，然后目光回到他这个中国人身上。

在这种目光里可以看到孩子气的好奇，不得体的难以餍足的好奇，总让人感到不可理解。

他看着女孩观望那天装在渡轮上的种种新鲜玩意儿。

他的好奇心便是打这里开始的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女孩问道：“您这辆是什么车？……” “一辆莫里斯·莱昂波雷。”

女孩表示她不知道这种车。她笑了。

她说：“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车牌……” 他和她一起笑了。

她问：“您是谁？” “我住在沙沥。”

“在沙沥的什么地方？” “就在河边，那幢带几个阳台的大房子。沙沥过去一点儿。”

女孩想了想，记起了在什么地方。

她说：“那幢淡蓝色的，中国蓝色的房子……” “正是。淡淡的中国蓝。”

他微微一笑。

她望着他。

他说：“我从来没在沙沥见到过您。”

“我母亲两年前被任命来沙沥工作，我却在西贡住读。”

所以见不到我。”

沉默。

中国人说：“您舍不得离开永隆……” “是的。”

永隆有我最美好的东西。”

他们相对一笑。

她问：“那您呢？” “我吗？我去了巴黎。”

我在法国留学三年，几个月前才回来。”

“学什么？” “学些不打紧的东西，不值一提。”

您呢？” “我在夏士鲁——劳巴高中准备业士会考。”

我是柳台寄读学校的住校生。”

她又加了一句，好像这之间有什么关系。

“我出生在印度支那，我两个哥哥也是，我们全都是在这里出生的。”

她望着大河。

他的兴趣被逗了起来。

恐惧感消失了。

他微笑。

他说话。

他说：“您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您送到西贡。”

她没有犹豫。

轿车，加上他调侃的神态……她很高兴，这可以从她略带笑意的目光中看出来。

过后，她可以给保罗哥哥描述一番那辆莱昂波雷车。

这一点他是会理解的。

“我很乐意。”

中国人用中文命他的司机到大客车上，把女孩的手提箱取来。

放在莱昂波雷车上。

司机按吩咐做了。

汽车走渡轮坡道上岸，它们停在岸边。

乘客步行，到那里上车。

他们在流动摊贩前站住。

女孩望着那些玉米糕，那是用废糖蜜渍的玉米花泡在椰奶里做成的，用芭蕉叶包着。

中国人给了她一块。

她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吃了，并不道谢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她从哪儿来? 那单薄的身子让人觉得像混血姑娘, 然而, 她那双眼睛太亮了, 又不像。

他望着她狼吞虎咽地把甜糕吃了。

从这时候起, 他改用“你”和她说话。

“你再来一块?” 她看到他在笑。

她说不用, 她不想要了。

第二艘渡轮离开对岸, 朝这边驶来。

女孩突然被震慑住了, 愣愣地望着正驶来的渡轮。

女孩忘了中国人。

在驶来的渡轮上, 她刚认出那晚弹华尔兹的红裙女子的黑色兰西亚敞篷轿车。

中国人询问那女子是谁。

女孩迟疑着不知该不该回答。

她不是在回答中国人。

她机械地说出那串姓名。

她像暗暗中了魔法似的: “她是斯特莱特夫人。

安娜—玛丽—斯特莱特。

行政长官的妻子。

永隆人叫她安玛斯“她嫣然一笑, 因为自己知道得那么多而不好意思。

女孩的话使中国人感到惊讶。

他说他在沙沥该听人说起过这个女子, 可他说他对她的情况却一无所知。

然后, 他还是恍然记起了“这个名字”女孩说: “她有很多情人, 您记起来的就是这个吧”

“好像”是这样”差不多就是这样”

“其中有过一个, 年纪很轻, 还愿意为她赴汤蹈火”我记不太清楚。

“她挺美”我本来以为她还要年轻一些”听说她有点儿神经不正常”不是吗”关于神经不正常, 女孩无可奉告。

她说: “神经正不正常我不知道。

“轿车—他们重又出发。

轿车行驶在去西贡的公路上。

他使劲儿望着他。

中国人仍不由自主地用“你”和她说话, 中间夹杂着“您”。

“大客车上经常有人给你让座, 是不?” 她表示: 是的。

“有时你不接受?” 她表示: 有的, 是的。

“那是在有”小小孩孩的时候”他们哭个不停”

他俩都笑了, 仿佛有点儿漫不经心, 有点太不在乎。

两个人发出同样的笑。

一种属于他们的笑法。

这阵笑过后, 她望着车窗外。

他此时则凝望着她这身显得贫寒的装束, 磨损了的黑缎面鞋, 本地产的纸板手提箱, 男用帽。

他笑了。

他的笑把她也逗笑了。

“您就穿这双鞋上学吗?” 女孩望了她那双鞋。

也许竟可以说这是她第一次注意到它们。

她和他一样笑了起来。

她说: 是的”还戴着这顶帽子。

“是的。

还戴着它。

她笑得更欢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这是种爽朗的笑，笑得那么自然。

他和她一起笑，一样的笑。

“请注意……这顶帽子……它对您非常合适，妙极了，合适到了何等程度……好像它是专为 您做的……” 她笑着问：“那鞋子呢?……” 中国人笑得更厉害。

他说：“关于鞋子我还拿不出什么想法。”

“他们看着那双黑鞋，发出一阵狂笑。”

从此，从那时候开始，那阵狂笑之后，故事的发展方向完全变了。

他们不笑了。

望着车外。

外面，水稻田一望无边。

广阔的天宇。

黯淡的炎热。

隔着云翳的太阳。

孩子们驾驶的牛车走在小路上，小路四通八达。

他俩一起藏身在半明不暗的轿车里。

正是这动作的中断、言笑的中断，对车外单一景象的假意观望，公路、阳光、一直延伸到天边的稻田，使这个故事渐渐沉静下来。

中国人不再跟女孩说话。

仿佛已不去管她，又仿佛沉浸在旅行的闲情逸致中。

她则望着他搭在车座扶手上的那只手。

他忽略了这只手。

过了一阵子。

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他醒了，没有动弹。

还在迷迷糊糊之中。

看他那副样子，竟像个少年。

他点起一支香烟。

沉默。

他靠到她身边，一句话没跟她说。

她指指那些花草，低声，用很低的声音说话，她微笑。

而他则说，她再不用为那些花草操心。

它们早就死了。

说他老忘了给它们浇水。

而且永远也记不得给它们浇水。

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仿佛马路上的人会听了去似的。

“你心里不痛快。”

“她微微一笑，稍有表示：“也许吧。”

“这是因为我们是在白天做爱。”

过一夜就没事儿了。

“他望着她。”

她发现了。

她垂下眼帘。

她也看他。

她看到他了。

她往后退缩。

她望着这颀长、柔软、完美的身躯，他的身躯和那双手一样，美得惊人。

她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男子。”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“中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仿佛她什么都没说。他凝视着她，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骛，望着她，好记住眼前这个白人女孩倩影。他说：“无论什么时候你恐怕都有点伤感，是不……”沉默。她浅浅一笑，说：“什么时候都有点伤感？……是的……恐怕是这样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“是因为小哥的缘故……”“我不知道……”“……那又是为什么？”“没什么……因为我……我就是这个样儿……”“这是你母亲说的？”“是的。”“……她怎么说来着？”“……她说：随她去算了。她就是这样儿，本性难移。”他笑了。他们沉默下来。他又抚摸着她。她重新入睡。他望着她。他望着这来到他住所的女孩，亚洲的白人女孩，上帝的赐予，天外来客。他的亲妹妹。他的女儿。他的爱。这一点他已然清楚。他望着她的胴体、双手和脸，轻轻触摸。他嗅着她的柔发、尚留有墨迹的双手、小女孩的乳房。她睡着了。他闭上眼睛，以中国人特有的卓越的轻柔，悄悄地贴上白人女孩的身躯，然后喃喃地说，他爱上她了。她没听见。他熄了灯。房间里只剩下从马路上照进来的灯光。书摘 当中国人来到女孩家看望她母亲的时候，家里已有两个中国人沿墙席地坐等了。这两个人是“湄公河烟馆”的老板，三个中国人互相认出了对方。皮埃尔坐在餐厅的桌子边。他仿佛并不明白眼下发生的事情，好似有些昏昏欲睡。他脸色苍白，耷拉着两片腥红的嘴唇，完全是一副鸦片鬼的样子。小哥保罗也在场。他靠餐厅墙边躺着。他是个英俊少年，模样像混血儿。中国人和他相视一笑。小哥的微笑让人联想他妹妹的笑靥。小哥边上还有个很漂亮的小伙子，他便是母亲的小司机，名叫唐，唐和小哥、妹妹长得挺像，可又说不出何以像，也许是因为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十分纯洁和无邪的胆怯吧。整个场面纹丝不动。谁都没挪一下。谁都不说话。都没人说声你好。三个中国人十分平静地交谈了几句。然后他们便沉默焉。中国情人朝大哥走去，向他解释道：“他们说要去控告您。”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他们是湄公河烟馆的老板。

您不认识。

您认识的只是经营者，是雇员。

“大哥没有回答。

母亲来了，她刚冲完澡，光着脚，穿着杜用纱笼做的宽大的袍子，披着湿漉漉的打散的头发。小哥一直靠墙坐着，离事件中心远远的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家里突然有这些陌生人转来转去，仿佛感到有趣。

中国人怀着炽烈的好奇心望着母亲。

母亲朝他微微一笑。

在这一笑中他发现了母女俩的相像之处。

小哥的笑也像她。

对于出现在家里的这第三位中国人，虽说西装革履，服饰高雅，母亲也并不那么在意。

在她看来，中国人全都是从烟馆里出来的。

她问她大儿子：“你欠了多少？”“你问他们。

这都是些恶棍，他们反正是要胡说八道的。

“母亲这才发现家里有一个从没见过过的中国人。

“先生，我儿子说的是真的吗？”“确实如此，夫人，”他面带笑容补充说道，“请原谅，他们可是不会让步的……从不……他们会不让你们上船……要想摆脱他们，最好还是付钱。

“母亲发现这第三个中国人不是债主。

她朝他一笑。

中国人用中文跟他的同胞说了几句。

当他们认出他是蓝房子中国人的儿子时，当即便离开了这个家。

大哥问这陌生的中国人：“您是来干什么的？”中国人转身朝向母亲。这是他向她母亲做出的答复。

“您曾要求见我一面，夫人。

“母亲还在想这个人会是谁：“您是哪位？……我记不起来了……”

“您记不起来了……那是关于您女儿……”

大哥听他这么说，笑了。

母亲问道：“我女儿出什么事儿了？”中国人没有低垂目光。

他向母亲一笑。

他那天显得洋洋得意，充满自信，所以自信，是因为他在这里，在这个白人家庭里，虽说这些白人很穷；还因为母亲在向他微笑，望着他，关注着她。

他答道：“我原以为您知道此事，我是她的情人。

“沉默。

母亲感到惊讶，但很有分寸。

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……”“两个月了。

您是知道的，不知道？”她望了望她儿子，说：“知道，又不知道……您瞧瞧……人活到我这地步……”大哥说：“这事儿谁都知道。

您想干吗？”“不是我想干吗。

而是您，夫人……您给家父寄去一信，对他说您要见见我。

“她望了望儿子，目光中带着询问。

大哥说：“信是我写的。

这封信说得很清楚。

您父亲没告诉您我们想干什么？”中国人无视儿子的存在。

他对母亲说道：“家父不愿他儿子和您女儿结婚，夫人。

但他准备给您一笔钱，足够您清偿债务和离开印度支那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“大哥说：“是因为她已经失身，您父亲才不同意结婚的吗？”中国人默默地瞥了一眼哥哥，微笑着说：“不仅如此。还因为她不是中国人。”

“母亲说：“还因为她穷……”中国人一笑，仿佛开玩笑似的说：“是的。”

还嫌她小……太年轻了一些……但这是最不重要的。在中国，男人也喜欢非常非常年轻的姑娘。

“沉默。”

嗣后中国人才说出他登门造访的目的。

“夫人，家父对我说，他准备付一笔钱，尽量弥补我对您家犯下的过失。”

“大哥问：“多少？”中国人只当没听见。”

母亲一下子承受不了，呻吟起来。

中国人朝她笑笑。

母亲说：“可是先生……您这样说，先生，这可叫我怎么了得。”

您让我怎么算得出像这样的东西……名誉值多少……”“夫人，您不必去算这样的东西。”

您只需说出能让您满意的数额就行了。”

“母亲笑了，中国人也笑了。”

母亲笑得很响，她说：“一切，先生。”

您瞧我……我好像一点事儿没有……我的债务状况却像个国家元首。”

“他们在明显的好感中一起笑了。”

大哥成了孤家寡人。

中国人说：“夫人，要是您的女儿成了我的妻子，很明显，我恐怕一辈子都无法使您得到您应有的数目……”“那能有多少……您倒是说个数，先生……没关系的……”“我不大清楚，夫人。”

那肯定得一大笔钱。

在物业、黄金、银票之间……不过我还是能帮你一把的，”他笑了，“请原谅。”

“母亲为中国人慌了手脚。”

“可是，先生，怎么了？这可怎么办好……”中国人微笑着说：

“我可以撒谎。”

可以偷我父亲的钱。”

“大哥远远地低声骂道：“混蛋……（然后对母亲说）你别让这家伙骗了……他根本没把你当一回事儿，你没发现吗……”母亲和中国人都没去理会大哥。”

她正全身心地了解这个中国人，她要更多地了解小女儿的情人。

此时的她已忘掉了自己的困难和不幸，她开始对他露出笑容，开始撇开耿耿于怀的自己的命运，前去发现在自己的遭遇之外的东西，了解这个中国人的生活，他那微微嘲弄人的神态。

这次来访令她欣悦。

生活也令她欣悦。

她像在一个高雅的沙龙里那样说话。

“先生……这么说您父亲除了您再没有别的继承人了……”

“不。”

但我是家父的长房长子。

中国的法则规定，为避免遗产被吞没，长房长子是家产惟一的继承人。”

“母亲思索了一番，她对这条法则产生了兴趣：“啊，这我是知道的……”

是的，早知道了，是的，没错……您说的是真的……您不能绕过这条法则……说服您父亲，让他……”中国人真诚地笑了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“这呀……就连这个想法都会让人发笑，夫人，请原谅……”
“中国老人挺可怕的，是不？”中国人浅浅一笑，他说他们确实可怕，但有时也十分慷慨……母亲还能久久地听这个中国人说下去。
中国人说：“我也许可以杀了他，却不可能说服他，让他违反这条法则，不行……不过，请相信我，夫人，不管情况如何，我都会帮助您的。”
他们相对而视。
他们相对一笑。
大哥仿佛泄了气。
中国人朝母亲走去。
他向她微笑，对她侃侃而谈。
当着那些他不认识的人的面。
她像她的女儿那样，热切地听他陈说，也像她那样使劲儿凝望着他。
中国人说：“我不会偷家父的钱，夫人，我不会对他撒谎。我也不会杀了他。
我刚才对您胡说了一通，是因为她，您的女儿……我很想了解您。
事实是家父觉得您为人很好，他将让我转给您一笔钱。
我接到过他一封信，对我答应过此事。
只是在数额不够的时候我才会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做……”母亲的笑容，“不过对家父来说，有问题也不会出在钱的方面，而是时间问题、银行问题……道义问题……您能明白……”
母亲说她对此是完全放得了心的。
他没讲下去。
他们冲动地望着对方。
在他的微笑后面，她看到沙沥的继承人与这种微笑锁在一起的隐隐的沮丧。
“如果我娶了您女儿，家父便会取消我的继承权，到那时就会是您，夫人，不愿意把您的女儿嫁给一个中国贫民了。”
母亲笑了。
“这倒是真的……先生……这也是……这正是生活……矛盾百出……”他们一起笑这种生活。
正要沉默的时候，母亲用很低很低的声音问道：“您真那么爱这丫头……”
没等他回答，她就从中国人的嘴唇、目光中揣摸出他的懊恼和忧虑，她低声说：“请原谅……”
母亲开始忘掉钱的问题。
正是在母亲对自己的生活，还有她女儿的生活，所发生的一切无处不在的关切中，这个中国人的心被引到女孩身上。
更确切地说，在母亲倾听他说话的神态上，他又看到了女儿的好奇，仿佛反射镜里的影子。
母亲客气地说：“先生，您法语讲得很好。”
“谢谢夸奖，夫人。”
您，请恕我冒昧……您待我……真好……大哥嚷嚷起来：“够了够了……我们会让我那婊子妹妹告诉您想要多少的。”
中国人根本就没把大哥的在场当作一回事。
他从温文尔雅一下子变得十分可怕。
母亲也一样，她不假思索地呆在那里，和中国人在一起。
她问他：“我女儿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
但她还不知道我这就上您这儿来了。
“这个……依您看来，她知道您来过，会怎么说……”
“我不知道，夫人……”
中国人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……也许……开始时她会发一通脾气……脾气发完了，她对此也就无所谓了……只要您，只要您有钱，”他笑笑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“您女儿光明磊落，夫人。

“母亲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彩，她说： “您这话倒是真的，先生。

“书摘 他们分手。

堤岸。

莱昂波雷车停在那里，司机也在。

司机走到女孩身边，他朝她一笑。

他说少东家打麻将去了，就会回来的。

司机告诉女孩单身公寓门开着，是少东家吩咐了的，怕她来得比他早。

唐回沙沥去了。

女孩走进单身公寓。

她环顾四周。

也许是为了别忘记这里的一切。

然后她脱去衣服，淋浴，上床上，睡在墙边他的位置上，在那里她又闻到了中国人身上茶和蜂蜜的气味。

闻着他身止躺过的地方。

她进入睡乡。

中国人进来的时候已经是曙色熹微。

他脱了衣服，紧靠她身边躺下。

他望着她，然后轻声细语地说道： “躺在床上的你个子真小。

“ 她没回答。

她闭着眼睛问道： “你见到她了?” 他说见到了。

她说： “她很美。

“ “我还说不准。

但我相信是的。

她高个儿，胖胖的，比你胖多了(停顿)。

她恐怕知道你我的事。

“ “她怎么会知道?” “也许是从沙沥的那些小丫头嘴里得知的，你对我说过，她们很小，和你们差不多年龄，十五六岁，都挺好奇。

她们对每个哨站所有家庭里发生的事统统了如指掌。

“ “你又怎么知道她知道我们的事?” “毫无迹象，又无处不在表现。

我说不清楚。

“ 女孩说，你这样考虑问题正是婚因的开始。

中国人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： “也许是的。

我没和她说过话。

“ “中国人历来都是如此吗?” “历来如此。

几百年来一直如此。

“ 她说： “我们这些人对此真是无法理解………这你是知道的……” “是的。

我们可以理解。

只是在你们说你们不能理解的时候，我们才不能理解你们了。

“ 中国人顿了顿，然后又说： “我们来到一起，可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却完全陌生，不过，沉默不语，四目相见仍不失为交流和理解的途径。

“ “她回满洲里去了吧。

“ “不。

她算是永远地离开了满洲里。

她现在住在我姑姑家，她父母明天到，来布置洞房，她就是你们说的新房。

“ “是的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“女孩到扶手椅上躺下。

中国人抽起了鸦片。

他仿佛很冷漠。

她说怎么再也没听到放那张美国唱片，还有那个年轻人用钢琴弹奏的华尔兹舞曲。

中国人说，也许他离开了这条街。

接着，中国人让女孩到他身边来。

她按他的愿意过去，紧靠在他身旁。

她把嘴贴在他嘴上，就这样呆了一阵子。

她说：“你抽了好多邪片。

“我现在除了抽鸦片什么都不做了。

我已经没有了性欲，没有了爱情。

这样倒挺不错，真难以置信。

“就像我们来来都没认识过。

：“是的。

就像你已经死了一千年。

沉默。

她问：“婚礼哪天举行？”“在你动身去法国之后。

我父亲到法国邮船公司去打听过。

你们三个全都在婚礼前一周动身的旅客花名册上。

“他把婚礼日期提前了。

“要是把婚礼日期定在你走以前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

女孩问他有没有从他父亲那里得知钱被大哥抢走了，还有他和母亲翻来覆去的那些事情。

他说他不知道，他对此也不感兴趣。

像这种小偷小盗，对他父亲说来算不了什么，一点事没有……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

她说，也许有一天他们还能重逢。

将来。

几年后。

见上一次或许多次。

他问，要重逢干什么。

她说：“好了解了解呀。

“了解什么？”“在你的，我的，我们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切……”

沉默。

接着，她一次次地问他第一次在哪儿见到他的未婚妻。

他说：“在我父亲的客厅里。

还有，在街上，她第一次来我父亲这里，当着我父亲的面和我相亲的时候。

“你对我说过，她挺美。

“是的，挺美。

我觉得，挺中看……皮肤像北方女子，又白又细嫩。

她比你还白。

但她挺胖，而你这么娇小，这么瘦削……我怕自己不行。

“你抱不动她……”“可能抱不动……不像你，

你轻得够只手提箱……我可以把你丢到床上……像只很小的手提

箱……”女孩说，从今往后，她听到“胖”这个字就会笑。

“她还没权利看我。

但她已经看到我了，这一点心照不宣。

她十分严肃，恪守妇道。

等中国妇女有权看我们时，也便进入了新娘的角色，那也就是在洞房花烛夜了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“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她。
用手撩开落到她脸上的头发，她看看清楚，直看得眼睛发花，认不出她来。
她说：“我真希望我们也结婚。
让我们成为终成眷属的有情人。
“好自讨苦吃。
“是的。
尽可能地自讨苦吃。
“也许还会苦死。
“是的。
你妻子或许也会苦死。
你我们一样。
“也许会的。
“因为我给你们，你和她造成的这种痛苦，因为我，你们这就要结婚了。
“我们已经是这样，因为你而结婚了。
“她用很低、很轻柔的声音哭泣起来，她说她忍不住了，想哭，说她没办法……
他们沉默下来。
沉默了很久。
他们不再看着对方。
然后她说：“将来还会有女儿。
“他们在哭。
他说：“你永远都不会见到这些孩子的。
地球上所有的孩子你都能见到，就是他们几个，永远见不到。
“永远。
“她紧靠在他身旁。
他轻轻一拉，她就紧贴在他的胸口上。
她伏在他身上哭泣。
他说：“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
“她挺起身子。
她大叫。
她说他会幸福的，她愿他幸福，她知道，他会喜欢这个中国妻子。
她说：我向你发誓。
然后她说，将来还会有孩子，孩子就是幸福，人生真正的春天就在于此，就是那些孩子呀。
他仿佛没有听见，望着她，望着她。
然后他说：“你是我的爱。
“他因为她永远都看不到这个孩子们带来的春天而哭泣。
他们哭泣着。
她说，他身上的气味是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
他说，他永远忘不了的是这小女孩的身体，每晚对这羸弱之躯施加的强暴。
他说这瘦削的胴体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
他永远也不会有这一个福分了——他说，他已绝望、疯狂，很想一死了之。
到了黑夜尽头，久久的静寂。
又是一阵滂沱大雨倾泻到这座城市上，淹没了街道，淹没了人心。
他说：“季风。
“她问，这么大的雨对水稻生长好不好。
他说再好不过了。
她抬起眼来，望着这个男人。
眼里含着泪花，她依然望着他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她说：“你也永远是我的爱。

”“是的。

惟一的爱。

毕生的爱。

”雨。

雨水的芳馨沁入房里。

一阵空前强烈的欲望使这对情侣又一次相互占有。

他们睡了过去。

醒来。

重又入睡。

中国人说：“雨水、和你一起，在这里，又经历了一次……我的小姑娘……我的宝贝……”她说，确实如此，这雨，自他们认识后，第一次就下了。

有两次是在夜里。

她问他有没有水稻田。

他说，没有，这里的中国人从来没有。

她问他中国人做什么生意。

他说：“做黄金生意，许多人做鸦片生意，还有，做茶叶生意的人也不少，还有瓷器，生漆，蓝色杂料，中国蓝染料”。

他说还有盖“简易住房”出租的和做交易所买卖的。

中国的交易所遍布全世界。

而现在全世界到处都能吃到中国菜，甚至燕窝，皮蛋。

她说：“还有玉器。

”“是的。

还有丝绸。

”此后，他们不再说话。

他们四目相视。

她紧紧地把他抱住。

他问：怎么啦？“我要看看你。

”她久久地凝望着他。

然后，她对他说，有一天，他应该把发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叙述给他妻子听，她说：“发生在你我之间，她丈夫和沙沥女校的那个小姑娘之间的事情。

”“他应该把一切都告诉她，既说痛苦也要说幸福，既说快乐也要说捻。

她说：好让人们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不断不断地讲述这个故事，让人们完整地记住这个故事，十分精确地记住故事中的某些细节，甚至人物，街道的名字、学校、电影院的名字也要讲清楚，甚至校工们晚上在柳台唱的歌，甚至海伦·拉戈奈尔的名字，暹罗森林的孤儿唐的名字。

中国人曾问起，为什么要告诉他妻子？为什么要讲给她听而不是讲给别人听？她说：因为她，有她的痛苦，所以能够理解这个故事。

他还问起：“如果并不感到痛苦呢？”“那么，这一切都将被遗忘。

”“历经了战争、饥饿、死亡、集中营、婚姻、分手、离异、著书、政治和共产主义后数年，他打来了电话。

是我呀。

那声音一说话，她就听出是谁了。

是我。

我只想听听您的声音。

她说：“您好。

他还像从前那样怯声怯气，什么都怕。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他的声音在发抖，这时她才听出中国北方的口音。

他说了些她不知道的有关小哥的事：小哥的尸体一直都没找到，所以一直无法给他建造坟墓。她没有回答。

他问她是不是还在听，她说是的，她在等他往下说。

他说他为了儿子们的学业曾离开沙沥，但他还要回去的，只有那里是他想去的地方。

还是她问起了唐的情况，他现在怎么样了。

他说，他一直没有唐的消息。

她问：什么消息都没有？他说，一直没有。

她问起他对此是怎么想的。

他说，按他的想法，只怕唐曾想去暹罗森林找他的老家，在那里迷了路，死在森林里了。

他说，他觉得真怪，怪到了这种程度，关于他俩的经历，他一直记忆犹新，他一直爱她，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她。

他爱她至死不渝。

他听到她在电话里哭了。

然后哭声远去，也许她还在房里，她没把电话挂上，他还听得见哭泣声。

后来他还在听，竭力想听下去。

她却不在那里了。

她变得无影无踪，遥不可及。

于是他哭了。

哭得很响。

使出最大的劲儿放声大哭。

……

<<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